

河北新文学大系

■ 小说卷

■ 中长篇小说集·下

■ 王长华 崔志远 主编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河北新文学大系

■ 小说卷

■ 中长篇小说集·下

■ 王长华 崔志远 主编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燕赵文化研究系列丛书

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重点出版资助

顾问 / 铁 凝

关仁山

赵景之

解晓勇

主 编 / 王长华

崔志远

选 编 / 马 云

下

四百生灵

徐光耀

—

雪雾弥空，夜色浓重。四百个战士——四百个即将寂灭的生灵在夜雾中穿行。

他们拉开长长的队列，从大山里钻出来，在偷越平汉铁路。他们个个鸦默雀静而又兴致匆匆，多么好啊，过路就是大平原，就回到家乡冀中了。半年离别，渴念的亲人，即将重新会面了，小伙子们谁不热火烧心啊！

脚步紧接着脚步，石子被踢响，路基被登上，铁轨被迈过了。尽管雪雾茫茫，风刮电线呼啸，鬼子的岗楼夹立在两厢，都不能压住那一颗颗活泼跳动的心。人们太想家了。

营长常大胜骑铁轨站在路基上，一个一个点着数看战士们在眼前通过，脚步声合着喘息声，哈出来的白汽儿飘着一股汗腥味，连那小声传递的“跟上”，都是叫人愉快的，这四百条精壮的小伙儿，进山整训半年来，都跟石头块子泡腻了。前头年关在即，单是腊八粥，小枣黏糕，舂红点儿的馒头，便会引人心慌。这时候，谁还管什么护路队，什么铁甲列车，什么日本鬼子！就是要快，一回到冀中，就到家了，就过年了，就跟亲人们坐在一起，眼见老大娘们端来热腾腾的溜山药和白面馒头了……

脚步带起的风呼呼响，第一连过去了，第三连也过去了，跟着过来的

是一溜便衣。常营长连忙提提精神。是的，地委机关的一部分和他们开的短训班过来了，他们是这次护送的主要对象，过路时当然要加意保护。瞧，那个步履蹒跚、在夜晚也显得仪表堂堂的身影，便是地委副书记丁法威同志。看着他一蹦一蹦鼓劲向前的姿势，常营长觉得应去问候一声，可老丁没有发现他，错眼之间匆匆过去了。在他后面，箍条白毛巾的是神枪老燕，一个颇负盛名的公安外勤，他那把崭新的盒子枪——“德国三眼”，曾使远近的敌特汉奸胆寒。再后，是一群背着特大背包的人，这是老丁同志的电台，它从来都给人一种神秘的庄严感。可是，那个女同志——报务员林烈芳呢？营长常大胜立即抬起眼睛，向后“超越射击”。

她来了，斜挎个小小挎包，棉帽耳朵一步一扇，步履轻盈飘逸，连躬着身子由坡下往上爬的影子也那么婉丽。常大胜心里一阵热。风很冷，可不要“扇”了她的脸啊。部队里女同志很少，这个有着一副喜神脸的女人，尤其她那身清艳含蕴的文艺气质格外招人注目。常大胜每次见到她，都不免怦然心动，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个女人来。

从坡下又冒出几个人，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有个挺魁梧的大个儿，手牵麻绳，驱赶着一具“僵尸”。这“僵尸”上半身直挺挺的不摆不动，只下半截拨着腿踉跄前进。因为绳子从背后捆着他的大臂，小臂甩不起来，只得半折的棍子一样吊在胯前。常大胜曾被交待过：这是半年前挖出的托派，此次往路东引渡，是要顺蔓摸瓜、深挖根底的。跟在大个儿后头还有个女人，伶俐而苗秀，那是托派的老婆。夫妻一案，同为待决之囚。战士们每每可惜的是，这么一个文静幽雅有着一头乌黑长发的美人胎子，怎么竟嫁了反革命，去干那穷凶极恶的勾当呢？可他们终于干了，而且被抓住了，如此的狼狈蹉跎，也实在是活该。

太空冥漠，寒风透骨，雪花搅着雾不慌不忙地飘飞，两道寒光牵着长不见头的铁轨，使得半夜的冷风更其凛冽。然而，却传来了嘻嘻的笑声。忽见已经过了路的两条小小黑影，又互相拉着手跑了回来，撅起屁股在地下乱摸。

“光溜溜的挺平……”

“不全平，还有点儿圆。”

“上头宽，下边窄……”

是两个小鬼在体验铁轨的模样。他们多次过铁路了，可一直没弄清铁道是个什么样子，今天可不能再错过机会了。直到常大胜催一声“快走”，他们才“好凉，好凉”的哈着手，跑了开去。

营长忽有一股酸热涌上心来。这些战士呵，肚里塞着酸菜，身上破烂裳，长年在枪林弹雨里钻个不停，却不管什么生关死劫，都能吸溜着冷气笑嘻嘻的自得其乐。仿佛那一身彪彪楞楞的青春热血，生来就是要献给这场严冬风雪似的……

队伍终于过完了。大平原一马平川，就在眼前展开。呵，他是多么宽阔，多么平坦，又多么浑厚啊！尽管脚落在雪上吱吱有声，可大地是绵软的，亲切的，再不必怕打滑，再不会踢上石头了，放心大胆地走吧。前面已传来一片鸡鸣。听，连平原的鸡叫也跟山里不一样，山里的只能叫响一条沟；这儿可是一只叫千只应，整个天空都嘹亮喧腾。预定的目的地——大陈村，就要到达了。

但是，且慢啊，在雪雾迷茫的半空中站着命运之神呢，这个一向不辨善恶忠奸的家伙，正在掐起指头，布就圈套，将这四百生灵——其中不知有几多未熟的将帅和治国精英——置于绝地，使他们欣然奔去，而惨然就死……

二

部队一进大陈村便感到情况异常，老百姓正纷纷扰扰，准备“扫荡”。他们诧异地问，半夜开走的队伍怎么又回来了？原来有一个团已在这村住过七天，惹的周围据点调动频繁，大有群集扑来的迹象。然而，我们的常营长对家乡过于信赖，事先不曾派个侦察员来了解一下，至今对这一情况还毫无所知。结果，意外很快便发生了。

首先是西北十里响起了枪声。听着这沉闷的穿雾而来的警号，常大胜以为不过是铁路上下来的追兵。现在战士们饥肠辘辘，十分疲乏，而敌人还在十里之外，打个尖还是可以吧。便通知各连，赶紧做饭。这时，教导员郭一旗来了。他以为，大雾迷了视界，情况需要弄清，建议派个班沿拒马河往上搜索一下，营长眨眨眼皮，冷光两闪，却没有吱声。

随即，东边七里又传来“歪把子”的连射，说明下游的敌人正与上游呼应。从枪声判断，又绝不是虚张声势的伪军作怪。然而，久惯战阵的营长依然沉着冷静，他眼睛一转，倒向教导员作了这样的发问：

“你看，是不是往东也派个班去呢？”

郭一旗知道话中含刺，也不吱声了。三天前，二连指导员发疟子离队，为谁接他的职位问题，两个人曾有争执。因各执一端，互不退让，于是把这场不愉快一直带到平原上来。其实，常大胜早就认为，这个政治机关派下来的白面书生，当的是教导员，却总以政委自居。这个营自抗战开始，是由姓常的带出来的；军政两把手各司其职，什么“派一个班出去”，难道军事指挥权也想插进来吗？

第三起枪声又从北面冲风冒雪地传来了。常大胜终于明白，大陈村面临着三面包围的形势。

“去，通知各连，”营长向通讯员发出命令，可他又忽眼珠一扫，回到教导员身上，“怎么样，走吧？”

“往哪儿走？”

“过河。”

郭一旗眯起近视眼朝南望去。是的，那边还没有枪声。雪地上一线长堤，由西北斜向东南，远近迷迷茫茫一片混沌，全是雪雾世界。他心里知道：过河五六里，有一条汽车路，是保定高碑店通雄县的要冲，天晓得那儿有没有伏兵呢？

冥冥中的命运之神错着牙齿盯了这一对领导冷笑，看他们怎样在一步步往下走。是的，郭一旗是个宽和人物，多年组织工作的经验，使他太看重人事关系了。他知道营长在赌气，可他的理性不让他对那咄咄逼人的姿态做恶意的理解。大敌当前，还闹什么别扭！于是，他取了忍让缓和的态度，派支小部队去河南侦察一下的建议已到嘴边，却被另一句活顶替了：

“是不是听听丁同志的意见？”

一夜的爬山过路，使地委副书记丁法威还没有喘过气来。三面的枪声他都听到了，但脚底发麻，腿重千斤，又自认军事上是个外行，虽然晓得此去东北三十里，便是根据地的腹心，可他还是附和了营长的意见。敌人平津保三角地带的“扫荡”，总是从北往南推的。何况营长说了，过河之

后，便将小桥拆掉。那么，尽快有个地方舒舒麻木的两腿，是个吸引人的前景啊。

没有人再问一下：响枪的地方必有强敌，而沉静地方必定保险吗？

部队向南出发了。奉命殿后的三连，带好了镢凿斧锯，等到全体人员过得河去，那道窄窄的木桥顷刻间就被拆掉了。桥下是玻璃似的薄冰，冰下是滚滚的流水，雪片在空中飘摇，郭一旗混搅着满腹的烦扰……

三

战斗在河南的第一个村子突然爆发了。战斗一开始，就是疯狂的，血腥的。

奇怪，八路军是惯于打伏击的，当自己被伏击时，应能有效抵抗。其实不然，也许意外的打击过于猛烈，正常的神经无法应会，部队马上陷入了混乱。

当两侧高房突然飞下枪子炸弹，整条街都在轰轰爆响时，部队恰像迎头撞见暴发的山洪，但见滚滚洪流，人在漩涡中浮沉翻腾，连街头老树都挂满血腥。一连长靳紫云刚喊得一声“机枪！”便血溅山墙，扑跌在地。四班长的轻机枪只突突了两下，便仰在血泊中，夹墙瓦脊，到处烟喷火冒，战士身上的手榴弹也被引爆了……杨公堡街心飞散着人间罕见的最残忍的屠杀！

此刻的常营长刚好在村子北口上，枪声一起，他便感到心上响了一个炸雷，这样的灾难他还不曾碰到过。可他把心一横，先把自己制住，一面急命地委及短训班后撤，一面抓住二连一个排，催督他们抢占高房，压制敌火，他甚至揪着一个机枪手的领子，把他提上墙去……然后命令二连主力从村边往南迂回，威胁敌人侧翼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总之，这一棍子挨得实在太猛了！敌兵占着绝对优势，地形极其险恶，整个一连困在火海中，大错已然铸成。常大胜拼死求生，施展浑身解数，最后总算把一连残部撤出，使全营战士退守在道沟中。

这段长约二里的道沟，是由大陈村小桥直通杨公堡的。中间一个肘形

弯，弯处一个错车用的土转盘。浮土培在两岸，有六七尺宽的活动余地。现在，这就是四百人的阵地了，而椭圆形土转盘成了它的转折枢纽。目前，杨公堡已成铁锁险关，一连只能勉强封住它的北口，通过是完全无望的。二、三连分布在土转盘以东以北，抵抗着杨公堡和拒马河两面的夹击。部队四面被围，小桥已然拆毁，现在怎么办呢？

道沟中降下毫无声息的寂静，战栗通过了每个人的身心。神情，意志，都陷入茫然无措的状态中。

只有常大胜照常支愣着他全部坚强的神经，巨大的危险倒更激发了他的活力。他两眼浑圆，口喷白雾，狮子似的跑来跑去，一心要撞碎锁闭的牢笼。忽然，白净的面孔一闪，教导员从全队的后尾赶来了。常大胜心上“咣啷”一震，眼里又燃起火来。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……”郭一旗焦急地问。

但是，还有什么好问呢！你看到了那双闪火的眼睛和凶悍的杀气，那里面满藏着挑战神气，却最明白不过地说明了情况是多么严重。

“全是他妈的这场雾……”营长刚说了这半句，便猛然吞住了。他不是把责任推给老天的人，这不是他的脾气。然而，在教导员面前他又决不会认输，更别说作什么检讨。

“那……能打过去吗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！——当然得另想办法。”常大胜依然是不容争辩的斩钉截铁。

郭一旗错开了跟他对视的眼睛。他理解营长的暴怒，也懂得他的决心，一个被羞耻感击伤的自尊心，是不能刺激的。于是便语气平和地问起一连的伤亡。营长简单地告诉他，连级干部都没有了。

“排长们呢？”

“一二排恐怕都——三排长一直顶得很硬。”三排长是营长提拔起来的。但营长仍然顺下了眼睛，“手下人”伤亡如此之惨，就是他也忍不住那扎心的疼痛。

“老常，”郭一旗压住凄酸，宽慰他，“你选选突围方向吧，我去把一连整顿一下。你看，让三排长代理连长好不好？”

常大胜没有从郭一旗脸上找出冷嘲神气，便点了一下头。可当郭一旗

转身跑去时，又马上恨起自己来：真是怎么搞的，代理连长的建议，为什么又让他先占了呢？

地委丁同志从土转盘后面转了过来。他依然雍容优雅，脸上浮着浅浅的微笑，疲乏感似已消失。但随在他身后的人，都显然带有满腹惶惑。

“常营长，情况不要紧吧？”

“不要紧！要相信咱们营！咱们营在战场上还没有草鸡过……”常大胜活尚未完，忽见敌人从杨公堡东口涌出来，正沿着刚才二连的迂回路线，向道沟南侧的柏树坟抢去。“你们姿势低点儿，注意安全！”常大胜分手扒开众人，急向二、三连跑去。

挤在道沟里的便衣人员，都已毛毛骨骨，六神无主，忽见营长跑来，便个个眼里放光，把他当做救星似的欢迎。营长似乎一下子陷入了眼睛的夹墙。那么多的眼睛啊，有的大而亮，有的深而幽，有的炽热，有的忧愁，其中忽地飘出两块紫玉，忽幽幽的显得那么美丽，那么温柔，这又是女报务员林烈芳。常大胜每一看到她，就有个更其明媚的亮眼照上身来……

“去！什么时候……”常大胜猛一挥手，硬着头皮从人缝中钻了过去，军人啊，绝不能叫这样的眼睛来到战场！可是，他还是被拦住了。

“老常，用着人了说话啊！”是腰插“德国三眼”的燕向飞。独有这个远近闻名的神枪手，格外豪气满怀地向他微笑着。

“好啊！谢谢了！到时候我不会客气的！”常大胜像遇到战神支持似的表示着他的感激。可他刚跨出两步，又碰到一双眼睛，那是披着长发的托派妻子。她的眼睛清明中含着沉郁，像是蓝宝石。常大胜心上喊着“去”，却又激凌凌打了个回旋……

四

道沟里的便衣们虽没有与营长交上一言，心却踏实下来。因为，不单营长的神色刚毅沉猛，便是扔给燕向飞的两句话，也极其从容坚定。八路军从老祖宗开始经常被包围，只要指挥员有主意，大家便有终会得救的信心。这是老规律了。

二十二岁的四川姑娘林烈芳，长吁一口气，觉得眼前的厄运也许只是一场虚惊，书本和戏台上常有这样的故事：为正义奋斗的人们忽的身陷绝境，面临灭顶之灾，于是经过一场威武壮烈的奋战，千关突破，邪恶崩溃，英雄们伟业建成，名垂史册。谁晓得今天面临的考验，不就是这样的机运呢？人生在世，能亲睹这番磨劫，或许是千载难逢的幸运哩！这个军阀家庭出生的小姐，曾有过珠围翠绕的童年，直到上中学，脑子里还是一片玫瑰色的迷惘。可是，一种新思潮冲向她，要光明，要革命，旧世界应该打倒，人间必须大同，几句富于神秘感的口号，攫住了她的灵魂，使她很快就背叛了家庭。然而，这个生性爽朗好动的小姐，不耐烦搞那偷偷摸摸的活动，卢沟桥炮声一响，她便跳出校园，辗转来到敌后。她热烈地追求艺术，曾在山高林密的太行山上纵情高歌。然而，在去年底，她结婚了，丈夫是个比她地位高得多的人。于是很不情愿的改了行。现在，她随队奔往冀中，衷心向往的第一个心愿，便是要见识一下冀中大平原。她久已从人的夸耀中得知，冀中是一片不动的海，是落在地上的蓝天，是最宜于鹊桥之会的河汉……

“小高。”

“有。”

“密码本在吧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准备一下，不行就烧掉。”

林烈芳吃了一惊。这是丁同志在跟译电员说话。这可太意外了。常营长不是跟他说过“不要紧”吗，为什么又烧密码？

“丁同志，有那个必要吗？”

“以防万一吧……”

“可常营长还挺带劲的……”

但是，丁同志已转过身去接着嘱咐：电台要拆掉，重要零件，能埋的埋好；不能埋的，要砸烂销毁。说完又掏出两小本文件，叫警卫员立即火化。

道沟里又一阵恐怖风潮卷起来。搜挎包的，翻衣袋的，撕本子的……土转盘前后火亮儿一闪一闪，冒起了三四朵淡淡的青烟。

林烈芳捂着右胸的衣袋，热泪阵阵上涌。她写过好几年日记了。那一行行蝇头小字，就是她灵魂的轨迹，她的幻想，她的心曲，她的隐私和痴情，连丈夫也不想给看的私房话，以及骂人的咒语和愤懑的牢骚，都肉丝丝血缕缕地记在里面啊。难道也让它化做青烟，难道连给后辈子孙的纪念也不留？可上面又确实记着机关部队的番号住地、首长姓名，以及我们的活动大略，使敌人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出我们的活动规律来……火苗还在冒，道沟里的积雪正一小片一小片的溶化，熏黑……

哐！一颗炮弹落在沟沿上，飞尘刷拉拉扬满道沟。林烈芳耳朵里嗡嗡叫着，忽见电台老彭做着个奇怪动作：他乍着两手要向托派妻子扑去，却又欲进不进地僵在那里。林烈芳一转眼，也吓了一跳，原来那“乌发美人”的头上正冒着一缕白烟，袅袅的像颗炸弹。老彭本来想去救，却因她是托派停住了。大家的举动终于惊醒了托派，他一跳而起，用紧紧勒住的小臂把那瀑布似的黑发一阵乱搓。原来只是一小块发烫的弹皮烙燃了围巾，黑发是搓乱了，皮肉并不曾受伤。而林烈芳已把日记的事全然忘个干净。

“吓了一跳吧？”“乌发美人”向丈夫温柔地一笑。

“咦，她的嗓子也这么好！”林烈芳惊叹着那声音，它是那么甜润润亮，就像从银圆上敲出来的。“啊，她进剧社有多好，用这副嗓子唱《黄水谣》该有怎样的韵味儿呀！‘黄水奔流向东方，河流万里长——’林烈芳心上模仿着，那个哀婉的旋律就在心里响起来。“可她为啥嫁了托派呢？‘水又急，浪又高——’一个出卖了第三国际，跟特务们混到一块去的魔鬼！……‘奔腾叫啸如虎狼——’唉，人儿长得也美。可美有啥用？反革命，看我会疼你吧！‘开河渠，筑堤防’……也许，她正盼着鬼子们来救他们呢……”

林烈芳又回到了冰冷的现实。我们的确四面被围，而托派不但认识我们大部分人，也认得地委老丁！托派跟鬼子加在一起，他们的心是双倍的黑呀！……

“不要紧！绳子还在大陆手里攥着呢。”在烧文件的工夫，林烈芳清楚地看见陆大个子把盒子枪上了顶门子儿。当时把托派吓得两腿都抖圆了。

陆全贵确也是个忠于职守的公安干部，单看他生铁毛坯似的眉棱嘴

角，你也能相信，他绝不会让托派活着逃出手心去。何况他旁边还站着金完甲。这个外号“面糊”的秃顶胖子，生有一双鹰鹞般的圆眼，现下虽有些发蔫，但由于他在挖出托派时的功劳，他是不会允许大陆失神的。

从教导员那儿派来的通信员，带来了更为稳定人心的消息：一连已恢复建制，连排干部重新配齐了。虽缩成了两个排，阵地已然巩固，敞向杨公堡的道沟西口，已完全卡死。在林烈芳又松一口气的时候，背后又响起了乱哄哄的喧嚷……

五

“别走咧，就这搭儿歇的吧……”

留撮小黑胡的山西兵阎其古，推着两个小战士挤向人群来。两个小鬼都只十三四岁，因生得稚气单薄，连长不忍拿他们冲锋陷阵，特意刷下来“保存”的。可他们十分厌恶与阎其古为伍，梗梗着脖子，一次次把推他们的手摔开。“就你！……就你！……”仿佛阎其古弄脏了他们的衣服。

“好好待着！拧啥哩！”小胡子向他们发着威，一面飞过眼来笑眯眯向女人们乱扫，把她们从头臊到脚。

林烈芳一见这个人马上就别转了脸。她早就腻烦这个家伙，长得本来没一分人才，见着女人却涎皮涎脸，出尽洋相。还在铁道西，林烈芳一次碰到他，便见他挤眉弄眼的唱起妖调来：

叫大娘，
你坐下，
听奴家说几句知心话，
——我的大娘呀。

起初，林烈芳还真叫那朴实无华的民歌风味吸住了。然而，三四段过去之后，便恍然一阵耳热心跳，原来竟是一支乌七八糟的淫秽小调。而他这个八路军居然唱得出口来。以后还几次听见他在哼这个调调儿。目下炮火连天，大家都在出生入死，而这个“兵痞”不去打仗，押着两个小鬼干什么来了？

“同志，一边闪闪儿。”陆大个儿见他跟托派欺乎得太近，也挥手撵他，惹得两个小鬼一齐眨眼，似乎很替他害羞。

颇具涵养的“兵痞”，完全不显尴尬，反伸长颈子细看托派背上的麻绳，像是捉到了万古不解的发现。偏在此时，托派妻子——那个“乌发美人”凑着托派的耳朵，咕噜了一句英文，引起了一场风波。

“说中国话！你太不自觉了……”大陆首先发火了。

“乌发美人”立即涨红了脸，慌乱地分辩说，她没有坏意思，说的是一般生活用语。

“信不得信不得，万不能吃她胡弄！她是明地里过暗号哩！”“兵痞”对着陆全贵大声张扬，一力撺掇：“要她坦白，要她把暗号供出来！”

受了怂恿的大陆真的以为有挖出底细的必要，便挽起袖子，疾言厉色地追问托派到底说了什么，逼得托派夫妻白光着眼睛，半哭半笑地说不出话来。林烈芳觉得不像话，扯住大陆的袖头悄悄说，别追了，那句话翻过来，不过是“你跟我靠紧点儿不暖和些吗？”大陆听了，铁脸上一阵泛红，很不是滋味，只好努着眼把人们瞪开。而“兵痞”依然笑吟吟的很快意，仿佛别人都上了他的当了。

这个命定也要葬身此地的阎其古，是个来路复杂的怪人，连特派员也闹不清他的历史。他曾自吹是阎锡山的同族，背得出阎氏家谱及阎家“五虎上将”的简历，还能把阎锡山的音容作派学得惟妙惟肖。他肯定干过晋军，然而却是随一二〇师来到冀中的。齐会一战，他胯下负伤。伤好后，本该返归晋绥，他却贪上了冀中的富庶和开通，故意绕几个弯子，转到这个营来。起先，他乐天知命，与人无争，但凡脏累苦活，没有人愿干的差事，他都担起，很落得一个好人缘。可惜不多久便露出他那下作的毛病来：只要面前一有女人出现，他便会浑身刺痒，做出种种风骚怪异自逞多情的丑相来。战士们就连上他的小黑胡，送他个外号叫“人头太次郎”。他听了也不急不火，嘻嘻一笑完事。有一次，他竟宣传起一套理论来，说是男女私情本是天定，只要两厢快活，“谁也打不破些些什么，你管他闲事做甚哩？”战士们气极了，便骂他说：“凭你这副贱胎，投八路是找错门了，早不如当汉奸去！”只有这一句才使他涨红了脸，青起筋吼道：“我是来抗日的，你不能把心黑了！”倒是这句话，把人招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怪人还配着条怪枪，挂在他肩上的是棵意大利产的“比斯尼”，俗名“意国六”。别的枪一排压五颗子弹，他的却压六颗，型号口径都与其他枪不同。因此子弹打一颗就少一颗，于今只剩三颗了。然而，阎其古对这一点是保密的，他觉得这似乎是对自己人品的嘲笑。

“得啦啦滴打滴滴……”二连阵地上突地响起号声，大家转眼望去，不由得振奋起来。原来二连发起了冲锋，战士们在三连掩护下跃出道沟，喊杀着向柏树坟扑去了。这是不是要把包围圈撕个口子呢？神枪燕向飞冬冬地一阵跑，也从土转盘冲向了火线。林烈芳、大陆、阎其古，加上两个托派，一齐把头探出沟沿，踮脚观看。慌得两个小鬼四处乱扒，急切里找不到个登高处。道沟里似乎突然卷起暖人的轻风来……

六

在燕向飞赶到常营长面前时，柏树坟已混杀成一团。

从发现敌人向柏树坟运动起，常大胜便筹谋怎样将计就计，从绝境中打条生路出来。他被自负和自疚（尽管他不肯承认这一点）两重心情所咬啮，决心下死力凭空翻个跟斗，死里逃生，以证明我“常营”确乎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铜豌豆！常大胜绝不是留话柄给人笑的人！于是有了这次威武激壮的反击。

战场上，指挥员的决心确也有神奇作用，常大胜牙关一咬，他的战士便箭一样射了出去。柏树坟在沟南七十米。刚刚突到那儿的鬼子，立即被猛烈突然的猛打猛冲压倒在地，后继部队被迫折回，一部分匍匐在石碑座下，与射倒的死尸互为掩护，展开了顽强的争夺。

霸气满脸的常大胜，又飞一道命令给二连：“坚决攻占坟地，石碑座下的‘歪把子’必须给我扛回来！”杀兴正高的战士一头撞进坟堆，大拼一场白刃格斗。日本鬼子自诩为世界最强陆军，怀有征服劣等民族的使命感和武士道精神，而且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，使这场小小厮杀，变得极其激烈残酷。血腥溅染着大树，几十把刺刀在骨头上撞弯了。在“吭哧，吭哧”的捅刺声中，空中雪霰也隐隐发红……

惨烈的搏斗，使道沟里大为激昂，大家摩拳擦掌，切齿咬牙，恨不能